

學習叢書第一輯之一

誰領導誰

天津民主青年聯合會籌備會編選

讀者書店印行

誰領導誰

編 輯：天津青聯籌備會

印 行：讀者書店

地 址：天津（8）官銀號單街

子十四號

電 話：五局零七七二

經 售：各大書店

初版

編者的話

解放區的報紙雜誌非常多，不少有關青年思想、學習、生活修養指導性的文章散見各處。我們爲了滿足青年同志們的學習要求，一方面根據手下現有的材料，一方面根據青年同志們在學習中普遍提出的問題，特搜集起來，編成「學習叢書」。

今後我們準備陸續編印，望青年同志們多多提出你們的需要和意見。

編者

一九四九·五·六

誰領導誰？

張 遐

解放區的知識份子，大部份都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但是，也有一小部份，服氣，他們說：「什麼？無產階級也來領導我們麼？這些粗人也有本事來領導知識份子麼？」他們認為無產階級本事不如自己，要和無產階級比一比短長。

有兩句封建士大夫爲「精神教育」的神童詩，說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很可以代表這些知識份子的心理。既然「高」，而且高在萬物之上，自然要作領導者了。這種「國粹」，現在也並未失傳，去年北平上海等地就有一批自稱爲「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主張中間路線。他們說：國民黨雖然不行，但共產黨也不行，只有知識份子——特別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才是中國真正的領導者，這好像鄉下富農宣傳「真龍天子」出世一樣，在一部知識份子心上投下一個幻影。但幻影這個東西經不起考驗，一遇到現實，它就要粉碎的。

解放區的知識份子現在正面臨着偉大的現實，一個新社會——新中國、新世界在他們面前出現了，這個偉大的現實，也給了知識份子一個新觀念、新認識、新信仰，給知識份子指出了一條新道路。這一切，大多數進步的知識份子是不懷疑的，從這裏，他們也看出知識份子與無產階級

的新關係，他們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放棄知識份子的「特權」思想，「特權」地位，這不是輕易的事，這是現實教訓的結果，大多數進步的知識份子，的確是經過比一比，想一想，經過痛苦的思想改造的。

有一個朋友在他們的學習筆記裏說道：

「我開始參加工作的時候，口裏說是承認無產階級領導權，但也不過是隨聲附和，趕一起時髦而已，從來沒有用心思索一下這個問題。聽見工人唱國際歌，唱着：『誰是世界的創造者，只有我們勞苦的工農』這兩句，心裏就有點不舒服，暗想：我們知識份子的功勞還要大些，難道就一概不算麼？現在，經過幾個月的生活體驗，學習了許多問題，才了解自己過去的思想錯誤，無產階級對中國人民的功勞，知識份子是真萬比不上的，我們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不應該懷疑。」

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是怎樣產生的呢？一不是由於什麼「天意」，二不是由於那個朝廷的「聖旨」，三不是由於像蔣介石哀鳴的什麼「法統」，中國無產階級之所以成為中國革命運動的領袖，完全由於這個無產階級本身的條件，這個階級，比中國任何一個別的社會階級都要優秀，第一、它是最革命的，因為它最受壓迫，生活最痛苦，革命對它只有種種好處而沒有任何壞處，它不會像地主與官僚資本家那樣的反對革命，也不會像一些中小資產階級（很多知識份子包括在這裏面）那樣害怕。第二、它是最有組織最有紀律的，因為它是從現代的工業環境裏面鍛鍊出來的階級，養成了有組織有紀律的習慣，養成了千萬人集體活動的集體觀念，它不像別的階級——特別

是小資產階級（多數知識份子包括在這裏面）那樣的醉心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那樣散漫，那樣逞個人的英雄。第三、它是最團結的，因為無產階級內部沒有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沒有什麼利害矛盾，幾百年來的經驗，大大小小的鬥爭，使無產階級覺悟到團結就能勝利，不團結就要吃虧，而且也沒有不團結的理由，所以才能結成堅強的團體，它不像別的階級那樣在階級內部有種種經濟的、政治的矛盾，例如商人的「同行必妒」與知識份子的「文人相輕」。第四、它是最進步的，因為它生活在科學與文化薈萃的城市與工業區域，而且在親手創造現代的文化，它不像農民那樣帶有思想保守與文化落後的缺點，也不像有些知識份子為反動復古的文化思想所麻醉。第五、這個階級在一天天的發展着，只要工業發達，工人增加，無產階級的壯大是不可避免的，它不像別的階級，反而因為經濟的發達不斷分化，例如知識份子裏面的人物，現在就有着天上地下的區別。最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無產階級這隻手，歷來被知識份子譏為「黑手抓子」的手，掌握着人類生活所依靠的經濟命脈；人們（包括知識份子在內）衣食住行，那一樣不從無產階級手裏創造出來呢？這個力量，這個功勞，那一個階級能够比得上呢？

這個階級，還有一件事情為許多知識份子所不會了解的，就是它代表着人類思想、文化、學術、智慧的最高成就，它有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學說——馬克思主義，關於這一點，無法簡單解釋，如果下苦功研究一下，就會了解原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大學問，許多知識份子，過去把地主資產階級學者的一些教條視為至寶，真是坐井觀天了。

很明顯的，中國革命事業，只有由這樣的階級來領導，才有勝利的希望。再則，既然中國出

現了這樣的階級，領導的責任自然而然的落在這欄階級的肩上，而且事實上中國無產階級已經把自己階級中最優秀的份子集合起來，建立了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又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建立了人民解放軍，建立了人民政府，建立了解放區，建立了不受帝國主義、地主、官僚資產階級蹂躪的新社會與新生活，許多知識份子現在是親眼看到，親身感到了。試問，知識份子能否做出這樣的事情來？試問，還有什麼別的階級能够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如果真能面向真理，說良心話，誰領導誰的問題應該自然地解答了。

知識份子看無產階級

張 遐

革命作家高爾基，在四十年前寫的一篇小說「二十六個和一個」，其中描寫了那時無產階級被人看不起的形勢，有錢的人對於工人，是看也不屑一看的，有窮工人說：「他（指有錢的人）望到我們這邊的時候，一直從我們身上望出去，好像我們身上是透視的一樣」（大意如此）。這種看不起工人的神氣，拿我們中國的老話來說，就是「視若無睹」；中國的富人，歷來對於無產階級的神氣，也正是這樣「視若無睹」的。

知識份子並不都是富人，也僅有「文章憎命」的「窮書」，但是，大都習慣於做一個富人或者貴人，大都把自己算到富人或貴人一夥裡面去，因此，即使在這沒有富貴的時候，也「身在山林而心存廊廟」，思想意識、生活態度，早就有了富貴風，所以在看工人、農人，一切被壓迫的無知識，無文化的勞動者的時候，也有那麼「雙富貴眼」。

當然！這裏說的是「大都」，而不是「全體」，因為知識份子裡面也有尊重工農勞動羣衆，而且跟着他們走的人，這些人，就成為知識份子裏面的進步人物，這些人，替知識份子這個階級開闢了這條光明大路。但這種人，在革命開始的時候總是很少很少的。

知識份子看不起無產階級，這是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反動思想，這種思想，把知識份子列爲「上等人」，而把工農勞動者列爲「下等人」。他說：「我，知識份子，我是有知識的，我是有文化，有教養，有智慧的，所以我趕上等人，所以我要統治你們。你們，工人和農民，你們是沒有知識的，你們是粗大，愚蠢人，不識字的人，不明事理的人，所以你們是下等人，所以你們要服從我的統治。」這種思想的根源，使得知識份子的感情意識與生活態度，都形成了一種傲慢，自大，看不起人，不願意勞動，對抽象的「知識」的偶像崇拜，清談，頹廢主義；在封建時代，這種精神能有時還受到謳歌讚美，例如在兩晉的時候，有最負盛名的知識份子如竹林七賢之類，就過着這種昏天黑地的生活。

在解放區的知識份子，有新有舊，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新知識份子，能够決心爲人民服務，能够動員人民，能够向工農勞動者學習，他們思想上的舊枷鎖已經粉碎，灑灑不用多說了。但是，還有許多舊知識份子，一腦子舊風舊俗未動，還有那麼一個對無產階級的看法，雖然裏已經不敢公開再講看不起無產階級的話了，但也許心裏正在「罵娘」，「窮棒子造反，看你們能把天下坐穩？」有的也許還在暗地裏搖頭歎息：「嗚呼，無產階級，盡如磨盤的發其個轉，豈不斯文掃地乎？」當然也還有一些稍爲「開通」的想法，如：「無產階級都是好人，就是文化太低。」「無產階級將來也許會文明起來，但現在却是有點蠻橫。」……

但是，總而言之，看不起無產階級，這是現在一切舊知識份子思想上共有的大病，病源不一，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條，就在於他們根本不懂得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創造了社會，他們不懂得

無產階級覺悟起來了，有了文化與知識了，他們不懂；無產階級的力量發展了，他們不懂；無產階級有了自己的政黨——共產黨，有了自己的軍隊——人民解放軍，他們不懂；無產階級在世界許多地方得到了大勝利，他們不識；無產階等裏面現在出了許多大科學家、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大藝術家，他們不識；無產階級建設了一個新社會，他們不識；真是坐井觀天，以蠡測海，頑固保守，孤陋寡聞！這樣的知識份子，如果不解除身上舊思想這個包袱，恐怕他的知識也會和他頭上的頭髮一樣，要隨着年齡的增長而一天比一天稀少了。

舊知識份子的這種舊思想，和解放區的現實生活一接觸，就不免要引起許多惶恐與悲哀，造成一種苦悶心理，有時會感到現在只有無產階級吃得開，「知識份子沒有出路了」，其實知識份子的真正出路，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找到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研究與接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這條路是空前的廣闊、光明、平坦、是一條康莊大道。就拿一件最實際的事情來說吧，解放區的知識份子，只要他們自己願意為人民服務，只要他們自己願意工作，就決沒有失業的危險，這在過去那一個朝代那一個社會能夠辦到？

要打破這種思想上的枷鎖，要克服思想上的惶恐，悲哀與苦悶，要改變自己對無產階級的舊看法，那末，知識份子就必須痛下決心，放下「上等人」的架子，到無產階級當中去學習，起碼的、最低限度的，要在思想上做到這兩點：

一、懷疑一下自己過去對於無產階級的看法。

二、認真的去看一看無產階級，及其革命的英雄事業。

無產階級看知識份子

張 遼

現在有許多知識份子看不起無產階級，同時也有許多知識份子就心無產階級看不起自己，因為，在舊社會裏，知識份子是把自己列在「上等人」的範圍裏面，認為應該享受「下等人」的無產階級的尊敬，如今「下等人」翻身了，無產階級處在領導地位了，知識份子這種凌辱別人的特權也一去不返了，於是知識份子即生了一點傷逝的感情：「他們翻身了，還能看得起我們這些知識份子麼？」

無產階級在被壓迫被剝削的時候，對於自命為「上等人」的知識份子，對於看不起自己而且幫助資本家壓迫自己的知識份子，對於從地主資本家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雖然表面不得不表示「尊敬」，但是，將心比心，不免會產生一種反感；這種反感心理，完全不是無產階級的錯誤，完全是知識份子的咎由自取，是應該由知識份子自己來負責，應該由知識份子自己來把它清洗掉的。

但是，過去無產階級對知識份子的這種反感，並不等於無產階級看不起知識，無產階級對於知識與文化是重視的，無產階級從事最進步的生產活動，日與機器電氣為伍，懂得知識與文化的

重要，這一點和鄉下的農民有很大的區別。但重視知識與重視知識份子與否並不是一件事情，無產階級看得明白，知識與文化是應該重視的，至於知識份子，那末，那就不能一概而論，儘管許多知識份子有着同樣的知識，但同樣的知識不等於同樣的人格，知識份子也有好有壞，因此，無產階級對待知識份子，就有種種不同看法的。

從無產階級的角度看來，現在的知識份子並不是一個清一色的社會階級，除了有知識這一點相同以外，別的方面差別很大，例如校長和教員的薪金，主筆修著作家的稿費，同樣是知識份子，竟會有這樣的利害矛盾。從知識分子的政治趨向說起來，大體上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類是革命的知識份子，例如魯迅、郭沫若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把全部的力量和勞作貢獻給無產階級與人民，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好朋友、好教師、也是革命戰士，無產階級對於這樣的知識份子是真心的尊敬的。第二類是反動的知識份子，例如張君勱，胡適之輩；這樣的知識份子，這樣的戰犯，以及跟着張胡輩屁股後面跑的知識份子，他們是無產階級與人民的敵人；要看得起這些老爺們嗎？要尊敬這些老爺們嗎？那就只有一條辦法：叫無產階級與人民綁起手，伸長脖頸，跪在他們面前讓他們絞殺；能够這樣做嗎？當然不能。

革命的知識份子，不會有什麼顧慮，不會怕無產階級看不起自己。反動的知識份子，大約也不怎樣關心無產階級看得起自己與否。真正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却是第三類的知識份子，這是革命覺悟又不高，但又頗願意向無產階級我事做，我飯吃的一批人，這是一批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深不淺的人物，主要還是他們思想上有許多事情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這樣的知識

份子，在現在爲數不少，他們有些知識，可以爲人民服務，可以做無產階級的好朋友，還在無產階級看來，是歡迎合作的。但是，究竟看得起看不起，究竟要怎樣才能看得起，那就只有知識份子自己來決定了。

但是，這一類型的知識份子，不會永遠停在現在的情況下，是要前進的；面前有兩條路，或者是走魯迅與郭沫若的路，或者是走張君勱與胡適的路，所以，事情總歸會有一個結果。無產階級對於這一類型的知識份子，歡迎他們走魯迅郭沫若的道路，鼓勵、幫助、引導他們走魯迅郭沫若的道路；但是，反對他們走張君勱胡適的道路。你說：這是看得起呢？這是看不起呢？這要知識階層的先生們自己來解答了。

關於「誰領導誰」問題討論總結

誰領導誰

如衆所周知，今天中國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主體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毛主席會明確的指出過：「這個革命不能由任何別的階級和別的政黨充當領導者，只能和必須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充當領導者」。這是鐵一般歷史事實所已經證明而且將爲革命實踐所繼續證明的真理。它的道理正如多數讀者所承認：「第一、中國無產階級身受三重壓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與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它們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特別堅決和特別徹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又沒有西歐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但須注意，中國民族改良主義有時容易在一部分工人中發生影響），所以除極少數的工賊之外，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臺，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

下，成爲中國社會裏最有覺悟性的階級。

第三、中國無產階級同廣大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由於剛從農業破產出身的成分佔大多數），便利於它們同農民結成親密的革命聯盟。（毛主席著：「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然而，有一部分人，主要是一部分知識份子，他們雖然在口頭上也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但在他們思想上却沒有真正搞通，因此他們發出這樣的問題：「無產階級文化低，甚至沒有參加過『政治』生活，它又如何能領導別的階級起來革命呢？一他們以爲：今天的革命應該由知識份子來領導，其理由是：一、知識份子文化高；二、中國知識份子中間極少數上層份子有傾外，其餘的多受三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革命性強；事實上已經得到証明，如王下流他就是一個知識份子」。

一、那個階級的知識份子？

是的，中國青年知識份子羣衆是多受「三害」而富有革命性的，毛主席確是知識份子；但中國知識份子羣衆之富有革命性，正代表和反映着一定的階級要求，而其標幟則是與無產階級一道或代表着無產階級；而毛主席之所以成爲領導中國革命的領袖並不簡單，因爲他的一般知識豐富決定的，乃是因爲他是最優秀的最堅強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即他是中國無產階級之代表。因爲

毛主席領導了和領導中國的革命，他又不是知識份子。因此，就作出結論說：工人並不能領導革命，只有知識份子才能領導革命，說這種話的人實際上是狡猾的，以爲在階級社會中知識份子是有階級性的，他們不僅把革命知識份子與普通知識份子混爲一談，而且把革命與反革命的也混爲一談了。是革命的知識份子嗎？還是反革命的知識份子或者是普通知識份子？在他們看來是一樣的。他們不知道領導革命的知識份子是由出身於無產階級而又覺悟了的份子，或者是出身於非無產階級而被改造了的。另兩種知識份子則是反革命知識份子或者是沒有改造過的，列寧把後者叫做普通知識份子。這兩種知識份子中間是不能劃等號的，三者之間有着本質上的差別。

首先，普通知識份子，在其未與民衆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爲羣衆利益服務並使其生活羣衆化時，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而革命知識份子，則與此相反，他們是已經下定決心爲人民利益服務，並準備犧牲一切而將自己完全獻身於革命事業的人；因此，他們的思想是充實的，在革命行動中表現是堅決徹底的。在中國，這種知識份子，已經是以無產階級的一份子的資格出現，是屬於無產階級的了。他們無產階級化了，用列寧的話來說，他們是「週身都浸透了無產階級情緒」的。毛主席談到自己，作爲一個知識份子的轉變過程時說：「在這裏，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校裏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羣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農兵總是髒的，知識份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爲是乾淨的，工農兵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爲是髒的。革命了，

同工農兵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這時，我才根本地變化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兵比較，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朱總司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自我介紹地教訓我們說：「我跟着孫中山先生搞辛亥革命，又跟着蔡鍔搞護國戰爭，搞來搞去，都沒有搞出個名堂來。後來到歐洲去尋求究竟，才知道自己過去的立場不對，應該跟的是工農大眾，應該聽的是無產階級的命令，於是回國再搞。回國後便一心一意地爲工農革命，他們需要的是幫他們打仗，我就跟着頭老實實的打仗，打來打去，說是要選我做他們的總司令……我便這樣做起總司令來。」（見雪菲著「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第八六頁）

其次，革命的知識份子應當具有鐵的組織性與紀律性，是集體主義者，而普通知識份子的行動往往是散漫的動搖的，他們很嚮往往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個人主義者。前者用列寧的話來說：「他是以無名大衆底細胞資格——毫不計較個人利益，毫不圖謀個人榮譽——而進行自己的鬥爭，他在自己所被指定的任何一個崗位上都履行着自己的職責，自願服從着那浸透其全部感覺，浸透其全部思維的紀律。」（列寧著：「進一步退兩步」）而後者呢？他不是這樣或那樣的來進行鬥爭，而是運用偷機來進行鬥爭。他的武器——這就是他的知識，他個人的能力，他個人的信念……在他看來，自己個性表達的完全自由，是順利工作的第一個條件……（同上）這種一個